

诗词 鉴赏

组诗五首

熊召政

再登岳阳楼

难忘庆历五年春，谁修雄楼峙洞庭。范氏文章千古颂，汉家台榭一时新。橘塞三湘从此旺，风流四水入帘青。圣贤怀德忧天下，此日登临气自清。

初临阳朔

降生阳朔地，鸡犬亦神仙。遇水皆丝竹，逢山便圣贤。渔翁江上住，霁月画中闲。我欲和烟卧，簪花学少年。

初访桃花源

乍到桃园地，穿山问避秦。应是诗人怨，偏怜隐士心。飞檐邀陶令，养世展经纶。家国如花发，神州尽武陵。

桃花源名气最大，且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窃以为辨其真伪意义不大，陶渊明托桃花源之名，实为寻觅避秦之地。陶令所处之晋代去秦甚远，他是借秦表达自己对乱世的悲观。此种心态，颇不合时宜，故作此诗。



后记：1987年，我第一次登岳阳楼并填词一阙。此次登临，不觉36年过去，放眼河山，今非昔比，斗转星移，感慨系之。微雨中访常德桃源县桃花源。因陶渊明千古名篇《桃花源记》一文，全国各地争抢桃花源者甚多，稍有名迹者不下五处，惟桃源县之

象鼻山偶题

太平应有象，象鼻挽铜驼。象吸漓江水，风推盛世波。霞光点渔火，首色染烟波。佛塔东南望，苍崖石不磨。

漓江

漓江天下水，千画望中舒。舟醉胭脂浪，山融翡翠壶。乘云观九马，吸浪叹双鱼。为问徐霞客，辞穷有也无。

文化 与生活

那必定是个“书香社会”

冯骥才

在一个城市里，买新书要去书店，找旧书要去旧书市场。许多书出版后不一定再版，想看想用，只有到旧书市场去找。对于一个爱书的人，旧书市场充满着太多的乐趣，有很强的魅力。记得年轻时，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天津劝业商场与天祥商场“结合部”——那是新华书店的旧书部。我喜欢不同时代出版的带着那些时代独有的风貌，惊叹于各式各样奇特的版本设计与制作的匠心。这些都是书的文化。我曾有过一个“藏书工程”，是要将世界名著的中译本搜集齐全，译本要挑选最好的，比如巴尔扎克的书多人译过，最好的译本是傅雷先生的。但傅雷没译过《驴皮记》，只能选穆木天的译本。这些书只能到汪洋大海般的旧书市场去寻找。寻找是被诱惑，一旦找到即如喜从天降，这种感觉只有淘书才有。本世纪初，我去巴黎考察文化遗产保护。我住的地方是巴黎原汁原味的老

区——拉丁区。侧临塞纳河，沿河的短墙边摆放着几十个旧书摊，全都藏龙卧虎，夹金埋玉，十分诱人。这些旧书摊是巴黎著名的引以为荣的景观之一。我从中找到一些法国古典作家的初版书，却意外发现一些1900年彩色石印的《小巴黎人报》。这画报上有当时大量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图文信息。我欣喜异常，搜集了不少。没想到20年后，这些具有鲜明的那个时代西方人东方观的画报在我写作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时派上了用场。一次我去逛伦敦的古董市场，里面有旧书摊，在一个书摊上我居然发现一整套瑶族的《盘王图》，共18轴。此图是湖南江华一带瑶族祭祀其始祖盘王之图，庄严富丽，沉雄大气。然而，由于过去我们不知其文化价值，没有珍视，自20世纪80年代几乎被欧洲学者与藏家搜罗一空，如今国内已极难见到。没想到在伦敦的旧书市场上撞见了，自然不

能叫它再失去，即刻买回来，放到我学院的博物馆中。旧书市场的价值无可替代。换一个角度看，一个拥有一些生气勃勃的旧书市场的城市，必定是个“书香社会”。不要羡慕人家怎么爱读书，先要看看人家怎么对待书。一个缺少旧书市场的城市，必定会缺少一种深层的韵味吧。想象着人世间夜幕遮蔽下的千般悲欢，万种离合。水中的世界也是想象得到的，没有白天的侵扰，这种想象更纯净、更丰富、更直接。我知道鱼儿就在脚下几米深的水下面，但不知道它们下一秒会干什么，漂不动，就只好等待和期待。在期待中等待，在等待中期待。期待和等待交替着，在每一分每一秒迎来的时光中，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让人细细品到了时光的味道。我想黄鳝一定粘到石缝里缩成一团；乌龟一定粘到浅水草中露出小脑袋，半眯着眼睛，洞察着岸上的世界，吮吸着新秋的清凉；翠鸟也早早飞回湖边土坎的泥洞里，做着明天荷花边捕鱼的新梦；成群结队的小鱼白天在湖里戏耍了一天，如今也累了，攒三聚五地停在荷叶下傲然不动，眼睛却呆呆地睁着，不知心里在想什么事。还有那无数朝生暮死的蜉蝣生物，不知已完成了多少次迭代。水下世界夜里最活跃的是那种几斤到几十斤重的大鱼，它们白天警觉敏感，大部分时间潜伏在湖心十几米深的水底，夜深人静之时才肯浮现上来，沿湖岸巡游觅食。然而，这些其实都是我根据老钓手讲的故事构想出来的精神图景。眼下要探寻真实的情况，只能看漂子。漂动则意味着鱼动，鱼动则传递着鱼动，鱼动则意味着鱼动。漂动牵动着心动，心动则带来了行动，杆举弦飞，得失全在那瞬间的灵机一动。小小的漂子，映射着鱼儿在水底发出的信息，在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鱼儿戏丝咬钩的生动画面，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些精神图画幻化成迎面而来的生命前景，像不断叠加的涟漪向未来荡漾，我不知不觉地将自己浸润在里面，融化在里面，激动、陶醉、徜徉，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成了独特的心灵体验。我的精神空间已被鱼儿填满，思维的逻辑也全被它主导，它替我思索，替我守望，一摆尾、一摇头都带来了心灵的波动。我的身体似乎也不由自主地随着鱼儿的操弄，时而蜷缩，时而伸张，时而仰首，时而低头，就像另一条鱼儿在岸上游动。人在钓水中的鱼儿，心中的鱼儿却在钓人。得时，如一道白光划破寂静的湖面，又如暗夜中开放了一朵白莲，令人心潮澎湃，血脉偾张；失时，弦丝出水，用力猛抽，如风竿断线，又如扁舟失舵，大鱼遁去，天地不应。更有得有而复失，令人顿足捶胸，多半是鱼大弦轻，鱼已出水，激烈抗争，有脱钩者，有切钩者，有切杆者，皆因不堪其苦。



委员 笔记

《铁门关》的当代意义

——观戏曲电影《铁门关》有感

皇甫宜川

近日，有机会观看了戏曲电影《铁门关》(吕剧)。影片取材于津津史料，讲述清末监察御史王会英奉旨送“造福于民”功德匾匾于家乡，却发现其侄儿王汛官王国柱勾结山东巡抚福润、津津知县钱榕等人私吞治河巨款，并制造冤案，导致黄河泛滥，民众受灾，千人罹难。王会英通过暗访调查，在情与法的艰难选择中，最终将侄儿王国柱等贪官绳之以法。影片以案为线，以情写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却有情有义有智慧的“清官”形象，具有很强的当代性。



▲戏曲电影《铁门关》剧照

文化意义和当代性就更加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会英这个“清官”，在当代戏曲电影乃至故事片创作中，是一位具有新意的艺术形象。在具体创作上，影片将戏曲艺术与电影表达进行了较好的融合，为当代戏曲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文本。在笔者看来，好的戏曲电影，仍是戏曲又是电影。所谓仍是戏曲，是指影片保留了戏曲本身的精华，不会因为“电影”方式的介入，而失去戏曲本身的艺术之美，失去

观众对戏曲的审美享受。所谓又是电影，就是好的戏曲电影是用电影语言打破戏曲舞台的空间，重新结构观众与戏曲舞台及其人物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当代观众熟悉的电影观看方式，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在愿看、爱看戏曲电影的同时，获得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在这种观看方式中，戏曲电影突破了剧院中观众与舞台、观众与人物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变成一种基于电影语言表述系统的动态关系。在这种电影语言的作用下，观众以他们熟悉的电影观看方式，去欣赏戏曲艺术，去体味人物的表演，窥探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人物的情感波动和命运的跌宕起伏。比如影片中出现的许多略俯镜头，既给剧中人物形成一种压迫感，又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对剧中人物及其内心世界的审视感，这是剧院不能提供的观看角度和观看感受。至于影片中的特、近、中、全等景别和各种角度及各种移动镜头，在与人物的表演、唱腔有机结合后，不仅把戏曲表演的动作细节、微观表情呈现在观众眼前，也使唱腔更具一种流动的画面感，不仅形成一种不同于剧院观看戏曲的审美体验，而且也可能更容易让当代观众与剧中人物产生共情。因此，好的戏曲电影，就是对传统戏曲审美的一种当代再发现、再创作和再表达，值得继续开掘和探索。就这部《铁门关》而言，影片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戏曲电影创作上的一次有意义的艺术实践，更为当下反腐倡廉教育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戏曲电影文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它。

艺文 从谈

夜 钓

鹿井君

夜幕沉沦丝欲长，放漂不在水中央。灵明一点触万机，钓得星河钓月光。

沉沉的夜幕徐徐降临，荒野渐渐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东边的大海，涛声一阵缓一阵，西边大山的脊梁被落日的余晖浓缩成了一道黝黯的剪影。刚刚下过一阵小雨，湖边的空气异常清新，就连树上的蝉声和草丛里的虫鸣也显得格外清脆，一声连着一声，一声高过一声地叫，仿佛雨水润了它们的嗓子，清了它们的喉咙，要把白天的太阳和盛夏的暑热吹回似的。几只戏水的燕子尖叫着风一般掠过水面，偶尔用坚硬的羽翅迅速地拍击一下静净的水面，凌空一剪，荡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鱼的影子看不见，却可听见吱吱啾啾的弄水声，从水的世界向岸上的世界传递着它们存在的信息，这声音激起我的好奇心，在离岸不太远的地方放下了长长的弦丝，点亮了橘红色的夜光漂，然后把自己慢慢隐没在沉沉的黑暗之中，坐在那里静静地守候天地间那一点耀眼的灵明。

天还阴着，夜空的云又黑又密，把星星严严实实地遮在外面，透不出一丝光亮。远处小村的灯火渐渐黯淡下来，无力照到湖边的世界，偶从那边传来几声狗叫稀疏清浅，仿佛与湖边清澈的蝉鸣应和着。湖上一丝风也没有，任凭蝉怎么叫，树也不动，水也不动，湖面上晶亮的夜光漂也纹丝不动，然而人却没那么平静，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漂子，气也不敢大声喘一声，生怕错过了什么，惊扰了什么，只听到心扑扑跳个不停。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漂子上，仿佛整个世界全都隐没了似的。这沉沉黑夜中的灵明一点，虽仅如一个大大的萤火虫，晶亮的光照不亮多远地方，在我看来却像黑夜的心灵，牵动着一切隐秘的东西，寄托着我的一切想象。漂子通过弦丝，一头连着鱼钩，连着鱼儿；另一头则连着钓竿，连着我。一头虚，一头实，虚实相应，有无相生。似乎另有一根无形的弦丝一头连着漂子，另一头穿过黑暗透过眼帘，轻轻地缠在我的心扉上。这样小的世界，无边的黑暗和我的心就通过一条实线、一条虚线和一点虚渺的荧光连在一起了。世界此时只剩这三个东西了，简约得不能再简约，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然而一切惊讶、新奇、神秘、令人怦然心动的事物此时都和它们相连，时时刻刻都在积蓄着，期待着，酝酿着，随时都会突然涌现在面前。沉默、寂静、孤单，初秋的风凉透走了夏日的热烈，还带来了一丝淡淡的哀伤。我细细品味着时光丝丝滑过的感觉，似乎每个片段、每条丝线都捉住了，却没法扣牢，稍不留意就倏地一下溜走了。可就当你懊悔不已时，新的一片又像风一样飘了过来，填补了刚刚失去的罅隙。凝视着水中灵明的荧光，我回味着被黑夜遮蔽着的白天世界那些鲜活亮丽的事物，想象着它们此时此刻的样子，想象着人世间夜幕遮蔽下的千般悲欢，万种离合。

水中的世界也是想象得到的，没有白天的侵扰，这种想象更纯净、更丰富、更直接。我知道鱼儿就在脚下几米深的水下面，但不知道它们下一秒会干什么，漂不动，就只好等待和期待。在期待中等待，在等待中期待。期待和等待交替着，在每一分每一秒迎来的时光中，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让人细细品到了时光的味道。我想黄鳝一定粘到石缝里缩成一团；乌龟一定粘到浅水草中露出小脑袋，半眯着眼睛，洞察着岸上的世界，吮吸着新秋的清凉；翠鸟也早早飞回湖边土坎的泥洞里，做着明天荷花边捕鱼的新梦；成群结队的小鱼白天在湖里戏耍了一天，如今也累了，攒三聚五地停在荷叶下傲然不动，眼睛却呆呆地睁着，不知心里在想什么事。还有那无数朝生暮死的蜉蝣生物，不知已完成了多少次迭代。水下世界夜里最活跃的是那种几斤到几十斤重的大鱼，它们白天警觉敏感，大部分时间潜伏在湖心十几米深的水底，夜深人静之时才肯浮现上来，沿湖岸巡游觅食。然而，这些其实都是我根据老钓手讲的故事构想出来的精神图景。眼下要探寻真实的情况，只能看漂子。漂动则意味着鱼动，鱼动则传递着鱼动，鱼动则意味着鱼动。漂动牵动着心动，心动则带来了行动，杆举弦飞，得失全在那瞬间的灵机一动。小小的漂子，映射着鱼儿在水底发出的信息，在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鱼儿戏丝咬钩的生动画面，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些精神图画幻化成迎面而来的生命前景，像不断叠加的涟漪向未来荡漾，我不知不觉地将自己浸润在里面，融化在里面，激动、陶醉、徜徉，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成了独特的心灵体验。

我的精神空间已被鱼儿填满，思维的逻辑也全被它主导，它替我思索，替我守望，一摆尾、一摇头都带来了心灵的波动。我的身体似乎也不由自主地随着鱼儿的操弄，时而蜷缩，时而伸张，时而仰首，时而低头，就像另一条鱼儿在岸上游动。人在钓水中的鱼儿，心中的鱼儿却在钓人。得时，如一道白光划破寂静的湖面，又如暗夜中开放了一朵白莲，令人心潮澎湃，血脉偾张；失时，弦丝出水，用力猛抽，如风竿断线，又如扁舟失舵，大鱼遁去，天地不应。更有得有而复失，令人顿足捶胸，多半是鱼大弦轻，鱼已出水，激烈抗争，有脱钩者，有切钩者，有切杆者，皆因不堪其苦。

夜钓磨的是人的性子，阔的是人的心胸。天黑风静时，小小的夜光漂又如悬在黑夜中的一盏灯，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好像天地间也就这点光明，心中绷着的那根弦能察觉它一丝一毫的动静，哪怕只是微微的波动，轻轻地摇动。波动多半是大鱼在水底来回游动，或是过路，或是观察试探，摇动多半是戏水的小鱼发现了这盏好玩的小灯，来回戏弄，有时用头撞一下，有时用尾巴扫一下，有时还顽皮地跳起来，将漂子压平，鱼虽小，在水里的力量可不小，你手里的钓竿能感觉到它们那有力的搏动，有点像与你相戏的三两岁儿童，不知深浅，不知轻重。大鱼咬钩的标准动作就是漂子迅速在水面上上下抽送，这动作能在你心灵中引起震动，瞬间将人带入狂喜之中，有时甚至忘记了提钩，错失良机，懊恼无穷。夜里鱼的动作轻灵些，有人说白天两目提、三目提，夜里一目提、半目提，皆有所获。顶漂也是大鱼咬钩的一种，这时它不是咬着往水下去，而是含着饵往上游或平着走，一般斜到一半就可提，动作若是果断迅速，恰到好处，也往往大有收获。

有时漂子的微微颤动不是鱼弄的，比如一片树叶飘下来，恰巧落在漂子上，一只蜻蜓飞过来落在漂子上，这难以察觉的波动，眼睛上不易看出，却能引起心灵感应。那是大自然呈现的一种美学图景，像静夜里吟出的一支

无声小曲，一首无字小诗。夜深的时候，起风了，好像是从东边大海的方向来，又好像在不断变换着方向，来回搅动。仰首天空，风像大鱼咬钩，轻轻撕扯着厚重的黑云，不一会便划开了几道口子，露出了星光的微芒。又过了一会便是满天星斗，灿烂如镜了。碧蓝的夜空如大海一般，它和镶嵌无数宝石般晶莹剔透的星星一起映现在湖水里，湖水一下子也显得清澈澄明起来，小小的夜光漂不再孤独了，有无数星星做伴，它似乎更耐得住这寂寥和空洞。我也兴奋起来，仿佛电影换了场景，整理了钓具，调整了位置，让自己深深地沉浸在新的场景之中。我感觉，不是我在钓湖泊，是在钓星海，钓江河，水底的不是游动的鱼，而是从夜空深处游来，吸引它们的是鱼饵，而是这黑夜空中的灵明小灯。我的心用那根弦连着的也不光是水的世界、鱼的世界，还有星的世界、银河的世界。夜光漂幻化而成的小灯成了平行世界相通相融的通道和象征，每一丝波动，每一点颤动，每一次拨动，都是万千弦波的反映和集中。外面的风摇动云朵，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地吹到湖上来，时时搅乱了映到水里的夜空，打碎了镜子，散乱了星星，风一过，它们又恢复了原形。风动自然引起了漂动，如果风动和鱼动叠加在一起，实难分得清。而且眼睛盯得久了，渐渐出现了幻觉，常常弄不清风动、漂动还是心动。长时间看着它不动，便想转移了目光，又担忧不看你时会动。看和不看成了一种心理纠缠，每个刹那都在动和不动之间不停地切换。这情景又有点类似于哄小儿入睡，那颗驿动的心思想和你顶，不愿睡去。当你看他时，他便睁开眼睛，看着你，当你不看他时，他便闭上了眼睛。岸上的人总比水中漂子慢一点感受到风，风大的时候演员悄悄退出舞台，躺在水面上来回摆动，风小时也能把漂吹得轻轻移动，进退开合，奉迎俯仰。这时要轻轻地提起杆，把弦略绷紧，用手和心去细细地感受弦丝的搏动，弦动则是鱼动，漂动则是风动。有时弄得人眼花缭乱、精神恍惚，如入梦境，如探仙宫，索性提他一杆，却往往歪打正着，一举得中。这情景有点像白天钓鱼，那时波涛汹涌，凛冽晚风，不用鱼漂，奋力将鱼钩和铅坠甩出去几十米，沉入滚滚波浪之中。你什么也看不清，只有紧握鱼竿，奋力与风浪抗争，你对鱼的感觉全部来自杆弦的颤动。彭彭彭，节奏鲜明，几乎每次颤动都有收获，钓大海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情，一切都是鱼动。

夜钓，钓出孤独，钓出寂寞；钓得风生，钓得星河，也钓得空明。不知为什么，钓鱼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已近午夜，正是大鱼欲上时，怎忍离弃。不知什么时候风停了，蝉趴在树上不唱不动，虫儿也叫得累了，渐渐变成了细雨声。湖面慢慢亮了起来，那些晶亮星星一个个淡了下去，仿佛演奏了自己角色的演员悄悄退出舞台，映在湖里的夜空也由深蓝色变成了乳白色，回头一望，已见一个硕大的月亮从身后那棵松树的顶上升了起来，不知不觉，我也早已沐浴在这明朗的清凉之中。再看湖面时，月亮连同那古树黑黝黝的影子映在水里，仿佛一幅版画，又如一张剪纸，比天上的月亮还鲜亮透明。山中的布谷时远时近地叫了起来，远处小村的灯光熄灭，隔着树丛望过去，只看到月光笼罩下的一团淡淡的影子，就像画家在白纸上染出的一道墨痕。夜光漂在水中还是那么明亮耀眼，却长久地寂然不动。东边荷花丛中突然传来很大的泼水声，弄得花枝乱颤，惊得一只青蛙的一声飞入夜空。我想那可能是一条鱼游到了浅水里，挣扎着要出来，也可能是大鱼在那里争抢食物。有人说十来斤重的大鱼喜欢跳起来与荷花共舞，我想象着这幅美妙的鱼戏莲叶图，深深地被她所吸引，却不想走过去看个究竟。突然，水面上月光下，倏地划过几道黑黑的影子，这是深藏水底十几米的大鱼成群结队地出来了，它们看到漂子，围过去嬉戏了一会儿，弄得弦丝胡乱抖动，然后又向湖心的月亮游去，在那里穿来穿去，水波荡漾，一会儿月亮拉长，一会儿把月亮挤成一条线，一会儿又把月亮放大成一个模糊的大银盘，旋即又把它缩成了一个细密的小亮点。夜光漂许久不动了。这是湖中大鱼浮现的时刻，是空明的月光和灵性的鱼群互相欣赏的时刻，是自然创造自己艺术作品的时光。那人造的夜光漂在这空明的湖面上，显得那么多余，那么不和谐。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悄悄收起了钓竿，又在湖边边待了一会儿。夜深风凉，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我感觉自己在这幅画面中已属多余了，便收拾了行囊离开了这个山间野湖。

回去的山间小径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却又感觉有无数生灵的眼睛在暗处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月亮把我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地上，跟在后面古怪地移动，前面的砂石小径却被皎洁的月光铺上了一层薄薄、细细的纱绸，又像刚下过的小雪，一路上去便会留下浅浅的印痕。回想着湖边夜钓的事，那每次抬起的脚步都迟疑着不肯落下，有些不忍，有些不舍，也有些不堪。

第二天大清早醒来，到了那里，却感觉人是物非，一切了无痕迹，不免有些怅然失望，悻悻而归。归途小径中，偶遇一位来湖边写生的老人，是个专门研究地震的科学家。他业余爱好国画，我对地震的事情很好奇，便从湖面吹来的凉爽秋风中聊了起来。我突然感觉到夜钓和测震有些相似，便说：“你看，地下的世界和水下的世界都是那么神秘，地震的力量恍惚游移，却又并非完全不可及、不可知。地震是那里的力量来到这里，夜钓则是我们的力量去了那里。颠倒过来看，我们是不是也是被什么神秘事物垂钓的‘鱼儿’呢？”老科学家哈哈大笑，不语。

